

荒江女侠

(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3.75

字数: 946.4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137.20 元

目 录

第三十四回	两奇人醉闹太白楼 五剑侠同破天王寺	(1)
第三十五回	远道访故人庵中避雨 客窗谈往事壁上飞镖	(49)
第三十六回	怪老人病榻赠宝刀 莽力士琼筵献炙肉	(67)
第三十七回	七星店巧戏火眼猴 邓家堡重创青面虎	(82)
第三十八回	山洞乞灵药起死回生 古寺访高僧截辕杜轡	(98)
第三十九回	离乡投亲喜逢恩庇 以怨报德惨受奇冤	(113)
第四十回	仗义闯公署快语惊人 乔装入青楼有心捕盗	(128)
第四十一回	破疑案宵小反坐 赠图册机关得明	(146)
第四十二回	意马心猿绮障难除 顾前失后刺客成擒	(160)
第四十三回	除七怪大破邓家堡 谒禅师重上昆仑山	(175)
第四十四回	情海生奇波真欤伪欤 新房演悲剧是耶非耶	(192)

荒 江 女 侠

第三十四回 两奇人醉闹太白楼 五剑侠同破天王寺

云三娘当玉琴走入林中之时，瞥见后边走来一个矮脚汉子，正想向他问讯。那矮脚汉子一眼见了那匹花驴，也立定了脚步，相视甚切。云三娘便问道：“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矮脚汉子答道：“这里名唤红叶村。我也要问姑娘，是一人来的？还是有什么人同行？”云三娘指着花驴道：“我们两匹坐骑，当然是两个人。还有一位女伴在林中呢。”正说着话，玉琴已从林子里走出。那矮脚汉子瞧见了她，连忙向前奔逃。玉琴已认识他的面目，也就飞步追去。云三娘见玉琴追赶那人，定有缘故。也就施展陆地飞行功夫，帮着追去。一刹那间，云三娘已跑过了头。回身将双手一拦道：“你这厮想逃到那里去？”矮脚汉子刚又回身要望斜刺里走时，玉琴也在后追。轻舒粉臂，将那汉子一把扭住，向地下一摔。咕咚一声，跌得他昏头昏脑。玉琴又把他提起，夹在腋下。对云三娘说道：“师父这里不便讲话，我们仍到那林子里去，倒很僻静的。”说罢回身便走。

云三娘也牵了花驴和她的枣骝马，跟着玉琴走入林中。玉琴方把那汉子放在地上，拔出宝剑指着他说道：“矮脚虎，前次在奉天牢里被你漏网逃去。今番在这里相见，你再也不能逃脱了！”云三娘茫然不知他们究竟为了何事？玉琴便将前事约略告诉一遍。这时金眼雕忽从树上飞将下来，要啄矮

脚虎的眼睛。玉琴连忙喝止，金眼雕只得在他头上盘旋。玉琴心里灵机触发，料想剑秋失踪，一定与这两个贼子有关系的。现在已获其一，不可不问个明白。遂又喝问道：“矮脚虎，你把姓岳的怎样陷害？快快实说！我们特来复仇。你如若不肯说出时，先将你祭剑。”袁鼎慑于玉琴的威逼，又见了金眼雕害怕。暗想那夜没有留心，被那雕逃去，领得人来报仇了。我若不说，性命难保，不如说了罢。遂把那夜剑秋前来庄中厮杀，被贾振武赚入石窟，意欲把他饿死的事，大略告诉。玉琴和云三娘听得剑秋性命还没有丧失，心中略觉宽慰，赶紧要设法救出他来了。玉琴又问起贾家弟兄的来历，袁鼎也约略告知。玉琴便对云三娘说道：“现在白昼我们不便进去，须得守至夜里动手。此间要防人耳目，我们何必不先择一较为僻静无人之处，藏匿了身子再说。免得泄漏了，有误大事。”云三娘点头说：“是。”玉琴遂从袁鼎身上解下一根带子，将他一把提起，缚在花驴背上。云三娘牵了马，两人一同望林后走去。

前面正有一座山峰，愈走愈觉荒野，幸喜没有人遇见。走了一大段路，只见山坳里有一座荒废的火神庙。两扇破败的庙门，只消将手一推，便倒在两旁。玉琴回头对云三娘说道：“这里可藏身，不如入内憩息何如？”云三娘道：“好的。”于是二人牵了驴马，走进庙中。金眼雕也跟着飞至。庙内一个大院落，长满着丰草，路也几乎不好走了。左边有一株大树，玉琴把手一指，雕便飞到树上去。玉琴说道：“金眼雕，你在树上躲一下吧。夜间好救你主人出险。”云三娘把马牵到树下拴住。玉琴也将花驴系在一起。将袁鼎解下，夹在肋下。披荆拂棘，和云三娘一同走到大殿上。那大

殿业已破坏得不象了，窗户都没有，屋顶也有几处穿漏，西边的墙头早已倾圮。殿上除了几尊破头缺足的残余神像外，一无所有，那里容得人坐息。云三娘向两边一看，瞧见右首殿外有个大石磴，面上倒很光滑，遂走过去，卷起双袖将那石磴轻轻掇起，回至殿上，放在正中。对玉琴说道：“我们借着坐坐罢。”玉琴把袁鼎抛在旁边，走过来和云三娘一同坐下。袁鼎被玉琴缚住，心里又气又恨。自思今天合该倒霉，瞒了庄中人，独自到我的姘妇家里去送她银子。她本留我住在那里，偏偏我又要走回来。遂遇见了这两个女子。姓岳的虽已被囚石窟之中，而那女子是他的同伴，又要前来相救了。现在我被他们擒住，又不能逃去报个信儿，让庄中人知道，好有防备。且不知他们要怎样摆布我呢？袁鼎心中焦急万分。而玉琴和云三娘谈谈说说，颇不寂寞，不过肚子里觉得有些饥饿罢了。

这样捱到天黑，玉琴、云三娘又闭目养神，不言不语。坐了一刻，云三娘立起身来说道：“我们好去了，金眼雕可以带着同去。至于那两匹坐骑，只好请他们在这里等候了。”玉琴点点头道：“很好。”遂又亮着宝剑，对袁鼎喝道：“矮鬼，我们现在要走了，你须在前引路，到你们庄中去，不得误事，方才饶你性命，尚有违抗，我手中的剑便不能宽恕你了！”袁鼎在黑暗中瞧着明晃晃的剑光，心里已有些着慌。玉琴又将剑在他的脖子上一磨道：“你答应不答应？”袁鼎不得已说道：“答应了。”玉琴正要挟着他走，云三娘道：“这厮手里又无器械，谅他也逃走不脱的。不如放他自走，免得挟着嫌累堕。”玉琴点点头，便把袁鼎身上绳索解去。喝他立起来，在前先走。袁鼎不敢违拗，觉得手足麻了，舒展几

下，透一口气，才回身走出庙门去。玉琴和云三娘在后紧紧相随。玉琴口中胡哨一声，即见一团黑影飞过头上去，金眼雕也跟他们一起走了。玉琴催着袁鼎向前快跑，毋如袁鼎只是拖水带泥地走得很慢，捱磨着时光，玉琴觉得有些不耐。金眼雕只是在前面空中回旋，翅翼扑扑之声，似乎嫌他们走得迟慢，玉琴心中忽有所悟，便对云三娘说道：“那雕既会引我们来此，必然识得庄院。我们何不由他试试，强如这厮跑得这样迟钝。”云三娘道：“好的。”玉琴便伸手把袁鼎抓起，夹在肋下。说道：“你这厮敢是生了足疾，这样跑不动路，待我带你走罢。”二人遂跟着金眼雕前行。雕飞得快，人也走得快，不多时已从荒野间走进村里。袁鼎被玉琴夹着走，一只左手散在外边没事做，鼻子里闻得一阵阵芳香，玉琴的腰里又是软绵绵地，他的身子正贴个紧着，不觉心中痒痒地动了欲念，忘记了自己的危险，竟自想入非非，将玉琴和自己的姘妇比较，更觉玉琴可爱。不知她有没有丈夫？是处女呢？还是少妇？但瞧她情形，十分倒有九分象没有嫁过人的少女的。可惜她不爱上自己，否则倒可大乐一乐咧！思至此情不自禁，一只空着的左手，先向玉琴腰眼边一擦。玉琴急于跑路，还不十分觉得。袁鼎见玉琴不响，他的色胆渐渐大起来，又将左手慢慢儿的伸向玉琴胸前摸索。玉琴才觉怪痒的一下，低头一看，瞧见袁鼎的手，不由大怒。右手把剑向下一插，抓住了袁鼎的左手，只一拧，只听咯嚓一声，袁鼎的左腕已脱了骨臼，痛得他大叫一声。玉琴又把他的右手倒转来一并夹住，喝道：“你这厮休要不识时务，再挣扎时，我就结果你的性命！”袁鼎果然忍着痛不敢复动。玉琴拔起了剑，仍望前走。云三娘在旁瞧得清楚，不觉笑道：

“这厮真是可恶！带了你走，还要不耐烦。换了我时，早把这颗贼头拧下来了。”

二人且说且随着金眼雕走。只见前面有一座大庄院，赫然显露，金眼雕已飞进墙内去了。二人抬头一看，见墙上满刺着尖刀，很难飞越。玉琴便问袁鼎道：“你快老实说！这里是不是贾家？”袁鼎道：“正是的。”云三娘倏的飞起两颗银丸来，银光回旋了一下，墙上的尖刀都已削平，二人这才跳上高墙。见里面乃是后院，前边一间间的有不少房屋。二人轻轻跃下，玉琴放了袁鼎，将真钢宝剑架在他的后头，低声说道：“你休得声张，快快引我们到那石窟处去。如要执拗，你这颗脑袋便要切掉！”袁鼎此时已在玉琴掌握之中，不敢倔强，只得引导着二人转弯抹角地向前面行去。走至一条回廊边，有两扇漆的门，上面锁着一把铁将军，袁鼎回头说道：“就在这里头。但是门已锁上了，走不进去。”玉琴笑笑，立即上前把剑一挥，锁已落下。正想走将进去，背后更锣响，忽然来了两个更夫。玉琴等急切没有躲处，抓了袁鼎倏地跳上屋面，要避过更夫耳目。幸亏那两个更夫转弯而走，没有走到这边来。玉琴等遂又跳下，疾忙推门而入，仍把那门掩上。见门里乃是一个小小花园，一堆堆的玲珑假山，叠得甚是奇巧。月光映着荔枝小径，寂静得很。袁鼎引着二人走上假山。玉琴恐防他要有什么变动，一柄真钢宝剑紧紧贴在他的颈上。到得假山上，袁鼎在一根石笋之后，将机关拨动，即见假山中间顿时现出一个石窟穴来。俯视窟中甚是黑暗，不知有几许深。云三娘便问道：“姓岳的可在里面么？”袁鼎点点头。玉琴扬着剑说道：“那么你快些走下去，将姓岳的唤出来，我们自当饶恕你的狗命。”袁鼎被玉

琴威逼着，无可如何，只得大着胆子，从石级上走下窟去。方欲呼唤，不料早被剑秋在暗中狙击，立刻倒地而死。玉琴听得下面“哎哟”一声，接着咕咚跌下去的声音。知道剑秋不知底细，在那里动手了。”自己也不敢下去，深恐暗中或有误伤。遂俯身窟边，轻轻喊了一声。剑秋听得出是玉琴的声音，说不出的又惊又喜，又呆又疑，难道是做梦么？不是的！明明有一个死尸躺在脚边。但不知何人为我所杀？不要害了好人！于是他遂答道：“上面是玉琴师妹么？剑秋在此！”玉琴听得剑秋声音，不由大喜。便又唤道：“师兄快快出来，我等特来援救的！”

剑秋遂将宝剑点着石级，一步步地走到窟顶，踏上假山。好如禽鸟离笼，虎兕出柙，顿时恢复了自由。月光中瞧得分明，但见玉琴反握着宝剑，立在他的面前。娇靥上似有一种特别神情的表示，似怨非怨，似恨非恨，又似惊喜。总之她满怀的情绪，此时一齐由郁而发。而当着云三娘的面，又不便如何申说，只好先待剑秋开口了。剑秋又见云三娘立在玉琴身后，不胜诧异。便向她拜倒道：“离别多时，吾师从何而至？玉体可康健？”云三娘微微笑道：“此天机也！我与玉琴中途邂逅，又有神雕引路，遂到这里来了。这都是玉琴诚心救你所致。”剑秋便对玉琴致谢道：“多蒙师妹千里迢迢，特来救助，使我不胜感激，以前之事千乞海涵勿责，现在我知道你的心了。”玉琴听到他说“现在我知道你的心了”这一句，暗想原来你一向还没有知道我的心啊！眉峰之间，顿现怨恚。剑秋又接着问道：“但是我真不明白，你怎样也会赶来呢？”玉琴方欲回答，只见那边小门里“呀的”开了，杀出许多人来。前边有个月亮洞门，也已突然开辟。同时灯

笼火把，两头拥出不少健儿。原来他们方才瞧见的两个更夫，不多时从别处兜将转来。见漆门上锁已断落，门也虚掩着，知道事情不妙。便去唤起庄中众人，同捉奸细。贾振武和唐蠡率领庄丁从这门里杀出，贾振威从月亮洞门杀入，取两面包围之势。早见二人立在假山之上，月光下看得十分清楚。贾振武大喝一声道：“那里来的婆娘？敢到我们庄中救人。须知贾爷爷的厉害！”玉琴早已舞动宝剑从假山上飞跃而下，一道白光直取振武。振武挥开双刀，紧紧迎住。贾振威挺着白虹宝剑来助。剑秋也使开惊蛰剑跟手跳下，和振威斗在一起。这时仇人重见，格外杀得上劲。飞毛腿唐蠡认得玉琴便是以前剑秋的同伴，便摆动两根狼牙棒，跳过来助战。且战且对振武说道：“这女子就是姓岳的同伴，不知她怎样会来救人的？我们千万不要放过！”两人双战玉琴。同时众庄丁也都使开刀枪棍棒，一齐杀上。云三娘依旧立在假山石上，瞧琴剑二人和他们酣战。一青一白的剑光，四下飞舞，沛然莫之能御。暗想二人剑术已进步不少了！但我既已来此，怎能袖手旁观呢？遂即飞起两个银丸，如两点流星，光芒四射，飞入众入围里。旋转一下，飞毛腿唐蠡当个正着。只见两个银丸在他的颈上一转，他已身首异处。银丸随又环绕数下，四五个庄丁早又头颅飞去。贾振武正和玉琴剧斗，见唐蠡授首银丸之下，心中未免吃惊。又见银丸向他头上飞来，不觉手忙脚乱。被玉琴逼开双刀，一剑直刺入他的胸窝里去。大叫一声，血雨四溅，立刻倒地而死。

贾振威见他哥哥已遭惨死，自己又被剑秋紧紧逼住，不能相救。又见银丸扫荡处，如秋风振落叶，众庄丁一个个倒在地上。知道今天遇见劲敌，自己倘然不走，也要遭殃。遂

即将手中白虹剑，使个狮子搏兔势，拨开剑秋的青光，一剑向他头上劈下。剑秋急还剑抵御时，振威已得个间隙，跳出圈子，跃上花墙，便望后面逃走。剑秋追去，玉琴见了不放心，也就挺剑同追。二人跃登墙头，循东追了十几步。振威已飘身落下，乃是一个后园，比较前面的广大。琴剑二人也追将过去，但是追得很慢，恐防再中他的诡计。这时忽听头上泼刺一声响，那头金眼雕也追上来了，直飞前去。玉琴指着雕道：“好雕，好雕，忠心的金眼雕，今晚须帮助你的主人把仇敌捉住！”言犹未出，只见贾振威已逃至一个水榭侧边。忽地回转身来，手里不知握着什么东西，向上高举起来。此时金眼雕已展开双翼，飞到他的头顶，方将望下扫击。突有一团烈火，直扑金眼雕翼上。金眼雕不及躲闪，右翼早着。才想远避，接着又是一团火焰，射中金眼雕的左翼。金眼雕两翼都中了火，拉杂杂地烧将起来。只见它怪叫一声，张开两片火翼飞向榭后而去，映得墙上都红了。剑秋说声“不好”！又风振威向他们一抬手，便有两团烈火向他们身上扑来。琴剑二人急忙将宝剑使开，舞得水泄不通。两团烈火都落在地上，接着又有三团火焰飞至，幸亏二人剑术精妙，都不使它近身，一一反射在地下。有一团火焰激射在一株木樨树上，竟烧将起来，把那树也烧成枯木。二人见火焰已灭，定神再看振威时，却已不知逃向那里去了。这就是振威所有的绝技九龙取水。到了危急之时放出，果能抵御敌人。自己便做了漏网之鱼，脱身而去。玉琴对剑秋说道：“好险啊！这是什么东西？”剑秋把脚一蹬道：“大约是火箭吧？唉！我的金眼雕不好了。快快去找它。”二人立即走到水榭后面，见金眼雕落在太湖石边，身上还在燃烧呢。剑秋

急急走向前去，把火扑灭后，细瞧金眼雕已活活烧死，半个身体已成灰烬。剑秋放声大哭。玉琴也不由堕泪道：“可怜的金眼雕，竟中了敌人火箭而死。我们快去找觅那贼子！”二人兜转身在廊下找了几个转弯。花木幽深，路径曲折。月光自树间漏入，地上好似铺满着散银。那里有个敌人的影踪呢？剑秋道：“想那贼子早已逃走了。我们不要又误蹈什么机关，不如回到外面去罢。”遂回转水榭边，提起那烬余的雕儿，一同回身走到外面。

早见云三娘已生擒住两个庄丁，正在询问。因为云三娘不忍把他们尽行杀戮，早把银丸收转。擒住两人，向他们盘问庄中情况。其余的都乘机逃生去了。云三娘见二人回来，便问可将敌人追着？一瞧剑秋手里提着的死雕，不由大惊。剑秋便将自己和玉琴追赶贾振威，金眼雕中了火箭而死的情形奉告。云三娘也连呼可惜。庄丁在旁说道：“这是贾二爷发明的一种暗器，名唤九龙取水。能将敌人烧死，厉害无比。花园后面有一个秘密隧道，可通村外。这是庄主特地掘下，以防不测的。大约二爷就从那里逃去了。可是他们严守秘密，我们都不知怎样开放的。”玉琴听了便道：“那么我们快去寻那隧道。”说罢拔步要走。剑秋将她一把拉住说道：“算了罢。此时他已走远，我们也追不着了。他日或再有相见之日，我必要代金眼雕复仇！”玉琴便将自己追上昆仑，途遇乐山、乐水二师兄，方知剑秋已到山东，遂即赶来，巧遇神雕引路，重逢云三娘，活擒矮脚虎，一同到此相救的事情，告诉与剑秋知道。自己一肚皮的怨气，当着云三娘之面，不便发泄。只说：“师兄要走，怎么不告知一声？好同上昆仑。现在反致闹出这岔儿。”剑秋却向玉琴赔罪道：“师

妹你要原谅，都是我的不是。我因一时性急，思想谬误，以致有此举动。千乞师妹原谅！”玉琴听他说了两个原谅，也就微笑无言，把前嫌消释了一半。云三娘在旁听他们二人讲话，虽不知底细，心里却也有些明白，只是拈着樱唇微笑。剑秋回过头来，向云三娘说道：“现在这里死者死，逃者逃，我们怎样发落？”云三娘道：“我们且到后边搜搜看，可有什么别的发见？”琴剑二人齐声答：“不错。”

三个遂燃着火炬，向里面内屋走进。剑秋一边走，一边向玉琴说道：“想不到在奉天东海别墅捕了一回鬼，被那两个贼子依旧免脱，遂致今番又有红吐村一幕恶斗。那个飞毛腿唐蠊已死于云师剑丸之下，只是还有那矮贼，既被师妹擒住，现在却在那里？不要也被他漏网逃去！”玉琴听了，格楞一笑道：“他此时早已命归黄泉，再也不会漏网逃生了。师兄你好糊涂，你在石窟之内所杀的是谁么？若没有他送死，我们怎能知道这机关呢？”剑秋方才大悟。笑道：“原来是他，杀得并不冤枉啊！”三人走至后边楼上，见有几个妇人小孩，躲在暗里。见了他们，只是吓得索索地抖。云三娘道：“罪人不孥，我们不必去惊动他们。”转到后一层楼上。见有一间精美的阁子，上面有一蓝地金字的小匾，写着“藏珍阁”三个隶书。云三娘道：“方才闻庄丁言，贾振武爱玩古董，常向富贵人家盗取。我们不妨进去看看。”剑秋遂飞起一脚，将门踢落。一脚踏进去时，忽然豁刺刺一声响，门左右伸出四把挠钩，向他身上钩来。剑秋避得快，没有钩着。不觉笑道：“原来里面还有这种玩意儿呢！”玉琴过去将剑一挥，四把挠钩都已削做两截，落在地板上，没有用了。三人把火炬高照，十分小心地走进阁中。四边一看，见有各

种紫檀的大橱，雕琢得非常精细。橱里一层层的错综排列着许多珍奇古玩，都是价值连城之物。什么白玉马咧，翡翠抓咧，象牙船咧，珍珠塔咧，真是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无一不有。三人一路观看，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暗想贾振武费尽心机，巧取强夺，聚集了这许多古董，现在他已一命呜呼，不知又将落于何人之手了？云三娘一眼瞧见东首一座六角式的橱中，陈列着两件东西，触入她的眼帘，连忙过去取在手中。琴剑二人走来看时，见是一柄翡翠琢成的宝剑，只有五寸多长，通体绿得如碧水一般，十分光滑。还有一件是四寸左右长的玉琴，全用白玉雕就，古色古香，令人爱不忍释。云三娘带着微笑，对二人说道：“不义之财，本当不取。只是这两件宝物，他日我自有一个用处，暂且取了藏在我处罢。”遂即安放怀中。二人也有些会意，却未便启齿。

三人又到复室中看了一遭，依旧照着火炬，回到外面。只见那两个庄丁还伏在一边没有逃去。剑秋便喝令他们先将厅上所悬的灯一齐点明。又对玉琴说道：“我在窟中好久没有进食，肚中实在饿得荒了。你们如何？”玉琴道：“我和云师也是一天没有进餐了。”剑秋点点头，便请云三娘和玉琴坐在厅上。他就押着那两名庄丁，教他们引导到厨下去。搜寻出许多火腿、板鸭、腌肉、干菜等食物。喝令他们淘米煮饭，监视他们急速把饭煮熟。又把火腿等蒸熟了。一齐搬到外面厅上去，三个人饱食一餐。剑秋吃罢，顾视着地下的死雕，又叹了一口气。

那时已有三更过后，将近四鼓。剑秋就问云三娘道：“我们做了这一回事，将如何发落？”云三娘道：“这却不比韩家庄，不必请教祝融氏了。我想此地大概属于邳县管辖。

我们只要到邳县投个柬儿，让他们来照盗案办理也好。”剑秋道：“我师说得有理。那县令衙门在何处？现在闲着没事做，我就去跑一趟罢。”玉琴指着庄丁说道：“问他们便可知晓。”剑秋喝过一个庄丁来询问。方知邳县衙离此有七八里之遥，在红叶村的东南方。剑秋遂索笔砚纸墨写了一张纸条。大意说明贾家弟兄为坐地分赃大盗。此番遇到行侠仗义者流，把他们杀死。只有贾振威一人漏网。家藏古董，价值约在数百万以上。即请官中严办此案云云。把来折叠好，塞在怀中。回头对云三娘和玉琴说道：“二位稍待，我去去就来。”云三娘点点头，剑秋便走出大厅去了。玉琴和云三娘坐着闲谈以前的事情。玉琴又讲起夜探天王寺的一幕，说四空上人的飞刀委实厉害，要求云三娘帮助同去破灭。云三娘道：“我和我的余师叔也有此心，所以余师叔早已北上了。现在你和剑秋由分而合，即可一同前去。寻到余师叔，再去破天王寺。饶那四空上人怎样本领高强，我和余师叔总可对付得过。至于其他小丑，你们二人尽足够收拾去了。”玉琴闻言，甚为快慰。谈谈说说，四更过去。将近五更，只见剑秋已跃入厅中。对二人说道：“我已找到那县衙。在那县令与他夫人正寻好梦之际，把小柬投入他们房中的桌上了。明早官中当有人来处置的。”

三人又坐了一歇，见东方发白，天色微明。云三娘立起身来说道：“走罢，我和玉琴的坐骑还在村口火神庙内呢。”剑秋道：“等到师父和师妹的坐骑取得之后，我也要官渡驿走一遭，把我的龙驹取回。又不知那个姓夏的有没有走呢？”遂提起死雕说道：“我们走罢。”三人一边说，一边走至大门。开了门出去，很快地走向火神庙。等到日出时已到

庙中。玉琴过去把那花驴和枣骝马牵出来。云三娘道：“我们两人都有坐骑，剑秋却没有。跟着同走不象样的，不如一同步行罢。”玉琴道：“不错。”剑秋道：“路途不远，我打前引导。”依旧提着那死雕前行。玉琴笑道：“师兄不是痴了么！那雕业已死了，随便掘土葬了也好。你只管提携着做什么？”剑秋叹口气答道：“那金眼雕虽属禽鸟，跟随我长久，很有师弟之谊。十分义气，又是十分勇敢。此番我中了奸人之计，堕落石窟，若没有那雕逃去，途中遇见师妹，引路至此，那么我不是即要饿死在那窟中么？不幸而中贼人的暗器，死于非命。我心中的悲伤，好似死掉了一位亲爱的朋友一样。所以我想觅一块好好的地方，把他埋骨才是。”玉琴听了，想起以前自己在螺蛳谷，中了风姑娘的诡计。也是那雕来救我的，想不到它虽一鸟，能够有这勇气，很忠实地救了我们二人的性命，而我们反不能保护它，岂非对不住它呢？死而有知，能无怨我们呢？想到这里，心中也觉得一阵伤感。

将近午时，三人走到官渡驿旅店之内，进去询问。方知夏听鹂因为那夜剑秋一去不回，凶多吉少，心中非常盼念，已呈请地方官厅捕查盗贼。仍和眷属留在这里，没有回去，要想等个水落石出。谁知地方官畏盗如虎，一纸公文等于虚行，到那里去认真捕盗呢？现在听得剑秋回来，不由大喜，连忙出见，叩问无恙。又见同来两个女子，英秀动人，十分惊奇。剑秋见自己房间还空着，便命店小二开了房门。放下死雕，让夏听鹂和云三娘、玉琴一同入内宽坐。店主人为了此事，也极挂心，跑来相问。剑秋不欲直说，恐惹多事，也就草草回答了几句，含糊过去。店主人恭喜一声，退出去